

浙东屋顶有“三宝”



①元宝砖、压栋砖、瓦头“三套装” ②印有“福”字的元宝砖
③龙山董家弄老屋上的瓦头印有待破译的外文 ④董国光和他收藏的压栋砖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过去，浙东的老屋顶上除了瓦片外，还普遍使用三种砖瓦：元宝砖、压栋砖和瓦头，它们既有功能性又具装饰性，可称为“三宝”。令人遗憾的是，随着老屋的渐渐消失，“三宝”也散失了。

“元宝砖”应是本地的俗称，我查阅了很多古建筑资料，未见记载。元宝砖的得名大概因为其两端各有半个元宝状的镂空，两块元宝砖相接便在中形成个元宝孔。元宝砖适宜成排使用，这样会在屋脊上形成一个个镂空的“元宝”，煞是好看。倘若早晚低角度的阳光射入元宝孔，元宝孔就会发亮，运气好时还能看到折射的星光。

元宝砖两端又各有一个凹榫、凸榫（俗称雌雄榫），凹凸榫相合有效地增加了元宝砖的连接力度。元宝砖制作时横向两侧印压出文字和图案，文字多为“福禄寿”之类的吉祥字。元宝砖将压栋、防风、美化、祈福等功能集于一身，它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智慧。

压栋除了元宝砖外，还有专门的压栋砖。因其下是栋梁，故称压栋砖。它与瓦片相贴，镇海一带又称其为“瓦片砖”。压栋砖两端也多有凹、凸榫，其上一面是平面，适宜于安放元宝砖，其下一面是弧形的凹槽，使用时凹槽下嵌，与栋上横立着的瓦片咬合。压栋砖使用的频率高

于元宝砖，它的厚薄、种类和图案样式也比元宝砖多得多。

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的董国光先生，可谓是压栋砖“砖家”了，他收藏了浙东一带的压栋砖1000多块，其中有各种不同图案、文字的500余块。最薄的压栋砖厚仅4厘米，收自余姚，最厚的压栋砖有12.5厘米；最长的是31.5厘米，最宽的是21.5厘米。

压栋砖印制图案均为阳纹，有“福禄寿”字图、宝相卷草图、夔龙云凤图等。它们或繁或简、或深或浅、或纤细或粗犷，很有艺术韵味，我想董先生就是因此而萌发了收藏欲。

去年，我在慈溪掌起镇一古村见到一块印有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压栋砖，而董先生收藏的一些压栋砖上也有印着毛主席诗词、“人民公社好”“共产党万岁”“抓革命促生产”“工农联盟”等字样的，这说明至少20世纪70年代压栋砖还在批量生产。

浙东一带俗称的“瓦头”，也是用来装饰美化和蔽护屋檐的一种建筑附件，故又称为“檐花”或“瓦花”。瓦头其实也是瓦当的一种。

一般所说的瓦当，特指汉代用以装饰和蔽护檐头、覆盖在筒瓦前端的遮挡件，如今已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。据载，周代人发明了瓦，西周中晚期的建筑上已有瓦当使用。最初的瓦当是半圆形的，称半规瓦；到了秦代，瓦当由半圆形发展为圆形；汉代则流行圆瓦当。

圆瓦当与圆形的筒瓦相匹配，而浙东的瓦头是扇形的，它与因近于平板而得名的“板瓦”（亦称小青瓦）十分相配。浙东的瓦头同样印有图文，常见的是“寿”字加花草图案。扇形瓦头虽非主流，但地域特色浓厚，如今也已成为收藏品。

前年，慈溪市龙山镇政府一位分管文保的领导，叫我去看镇上一栋老屋的瓦头。瓦头上印有外文“KLSS”（注：第二个字母为颠倒的“T”），没有其他花纹。据称，此屋主为“宁波帮”人士，早年在上海从事化工产业。有关人员请教过很多专家，瓦头上的文字为何意，至今尚未破译。

浙东一带的老屋多为硬山式双坡结构，又有少量的歇山式双坡结构，建造屋面时，瓦片从下往上盖，直到前后两坡瓦片搭头于脊梁上，于是开始“做栋”。做栋时两边先用侧立的瓦片做成基座（考究的也有用筒瓦做基座的），再在基座上安放一排压栋砖，接着又在压栋砖上安放一排元宝砖，考究的还要在元宝砖上再放一排普通砖。这样栋的高度就增加了，栋也压得更结实了。

按照传统审美观念，栋越高越漂亮，有高屋建筑的气魄。然而，浙东一带民宅的栋不会做得很高，侧立的瓦片加压栋砖加元宝砖的高度已经是高规格了。当然，庙宇、官府、大祠堂等公共建筑的栋做得很高，那又另当别论。元宝砖、压栋砖、瓦头，是浙东一带民宅屋顶

的“标配”，殷实人家大多如此。

探究浙东屋上“三宝”，笔者有两点感触：一是浙东一带百姓家庭普遍较富裕，可以在栋上做大文章；二是浙东一带的建筑工艺普遍比较精细，这不仅体现在“三宝”的图案上，还体现在精巧的榫卯结构上，榫卯结构使“三宝”组成的屋脊可以不用泥灰黏合，宁波人称这种工艺为“清水货”。

自从水泥被广泛使用后，“三宝”逐渐消失，老屋拆除后，大量“三宝”被丢弃。在古城慈城、古镇鸣鹤等地的乱石碎砖墙上，常能看到一些压栋砖默默地委身其中，担当着普通碎砖角色。这好比千里马混杂在驽马中，拉着盐车。

浙东的“三宝”始于何时，不得而知。有专家说，早期屋脊多为瓦片垒砌，明清时普遍采用各种专门的脊件。

今天，有人收藏、研究“三宝”，也有人恢复、制作“三宝”。慈溪有一家40余年历史的小砖瓦厂，现已转产“三宝”。当然人们再也不会用手工制作泥坯，而是采用了铁质模具加半机械化制作的工艺，成品光洁度很好。元宝砖用电动压机压制后，再用手工镂空元宝孔；压栋砖也用压机分两次加压成型；瓦头用手动压机压出后，再经手工修边。此后还有晾干和窑烧等流程，这些工序于当今的制造业而言，显得十分简单。我不禁遥想过去制作“三宝”之繁难——每一件美好的古物浸透了工匠们的汗水和智慧。

从明州义庄到善园

古迹

钱律之 文/摄

每每路过鄞州区广德湖南路与泰康西路的交叉口，一处静静矗立在高楼之间、风格别致的江南园林建筑群总能吸引我的注意。走进去看一看，便觉仿佛是隐匿于城中的世外桃源，荷塘、牌坊、石桥，相映成趣；墙垣、飞檐、青瓦，兴味盎然。那是于2017年开园的首个公益慈善综合体善园，它的前身是20世纪初叱咤上海滩的“宁波帮”代表人物之一严康懋先生所创办的公益建筑。

走入善园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



善园门口的牌坊

主要用作赈济族人生活。

宋代以来，毗邻都城临安的明州诞生了不少世家大族、名门官宦，文风愈渐浓厚。士大夫素有参与公益的传统，北宋“淳熙四先生”之一的沈焕曾这样描述：“吾乡义风素著，相赙相恤，不待甚富者能之。”然而，面对日益增多的求助者，士大夫经济能力有限，义庄作为一个持续性收入产业，便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北宋后期，明州的公益之风渐盛，太守楼异感念族内的贫苦人家，有意仿照姑苏范氏义庄，设置楼氏义庄，但因政局动荡而未能如愿。南宋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，金兵侵扰明州，楼家长期累积的产业遭到巨大损失，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。楼璘做官后，购良田500亩，在昼锦坊建立义庄，以帮助贫苦无业的族人。

楼氏义庄的建立，促进了家族内部的和睦，自此也开了明州地区义庄之先河。同时，楼氏还请求政府介入，对不遵守规矩的族人予以惩罚。当时，楼钥以同知枢密院事参大政，顺便将楼洪等人对楼氏义庄的整顿情况上报朝廷，得到了尚书省的同意。

此后不久，赋闲在家的沈焕也注意到了明州乡间时有贫苦而又孤立无援之人，认为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实体性的公益组织。他找到史浩与汪大猷商议：何不仿效姑苏范氏义庄，创设乡曲义庄，以周济乡家的贫困士人。二人旋即赞同，汪大猷率先捐献二十亩田产，充作乡曲

义庄的启动资金，后又向众人募捐了三百亩义田。此外，明州政府也给予资助，划拨二百亩官田。有了德高望重的史浩、汪大猷以及沈焕的积极推动，明州乡曲义庄顺利成立。后来义庄中设置先贤祠，供奉三人像，聊以纪念。

清中期后，在外经商富有实力的鄞县商人也纷纷乘着“义风”在家乡兴办义庄，以田租、庄屋租金收入，用于救济族内贫困者，并设立义塾培养子弟读书应试。1921年，严康懋在维勤乡严家汇头，置田1000余亩，市屋3所，设立严氏义庄以赡族内孤苦无告者。

在中国传统社会中，家与国是复杂而又和谐的共生关系。《礼记》云，“门内之治，门外之治”，门内即家，门外则是公共领域，二者都以“孝”为前提。此外还须有“义”，它表现在承担社会责任上，如教化、赈灾、养老送终、扶弱济贫等，此即义庄的功能所在。贤者与义庄存在于乡间，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，更维持了地方秩序与良风善俗。

百年倏忽，善园在高楼间兴起，仿佛承接了一个昔日的梦想。如今的善园集展示、体验、参与作用为一体，兼具游览、休闲、教化的功能。在筹建与打造的过程中，先后有近百家企业、数千人次捐款捐物，募集善款超过2000万元。善园承载着宁波的历史记忆，也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所负有的义务。



荷里如今只剩下老人还在坚持竹编手艺

风物

胡仲光 文/摄

循着余姚南雷雁湖源头，过龙坑一直南行，两岸青山巍然、竹浪翻卷，山路盘桓，犹如走进了“空山鸟语”般幽静的世界。行至山顶，却豁然开朗，蓝天白云下，小村人家宁静美丽。这里就是被称为“中国道教七十二福地”之一的茭湖山。

茭湖曾是余姚梁弄区下属的一个山区小乡，20世纪90年代初，乡镇政域扩并后划归现梨洲街道所辖。这个高山顶上的小乡有茭湖、南黄两个建制村。茭湖村由岭头、岭峰、茭南、岗后、茶场五个自然村组成，住着施、何、楼、韩等姓；南黄村则以黄姓为主，由上南黄和下南黄两个自然村组成。

是山上有湖，湖中有茭，因名为茭湖？上山后我们才知道，山上既没有湖，更没有茭。但当地有个民间传说很有意思：很早的时候，这里真的有一个美丽的小湖，湖边先有施何两姓居住。当地方言“施”与“水”、“何”与“河”谐音，因此说这里既有“水”又有“河”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。后来，又有楼姓与韩姓陆续来此定居，因为“楼”与“漏”、“韩”与“旱”谐音，水就这样“漏”光了，地就这样“旱”了，美丽的小湖也就消失了。这当然是人们茶余饭后说说笑笑之事，然而在这个连小山塘小水库也很少见到的地方，茭湖之名总会使人萌生许多美好的遐想。

茭湖山不仅环境清幽，自然资源也颇为丰厚，人们所熟知的竹制品，就是茭湖山上的传统特产，尤其“南黄淘箩”曾是风靡宁绍地区的品牌山货。老人们说，长期以来山里人靠山吃山，编竹器成了很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。

一位正在路边歇息的老人告诉我，早先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活计，世代相传，男女老少都会编，南黄的淘箩、饭篮，上王的竹席、竹匾都很有名气。南黄人特别能吃苦，老人说，年轻时他与其他山民一样经常挑着山货，带着冷饭包，三更半夜就出门，到几十里路外的二六市、三七市、文享、祝家渡一带赶集市。他们的淘箩、饭篮很受大家喜爱，往往没挑到市场就卖光了。

他的一番话，把我的思绪带

南黄淘箩

回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……那时，工业经济极为落后，人们的生产用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大多依赖手工制作，诸如锄头、铁耙、扁担等农具和淘箩、饭篮、簪、匾等生活用品，都以毛竹为原料精心加工而成。那时，余姚城里的大街小巷，经常可以看到挑着淘箩、饭篮的山民在叫卖，在城的南门头至最良桥一带以及城内科济桥附近，各有一个很大的山货交易市场。在众多的竹制品中，南黄的淘箩和饭篮以其讲究的选料、精细的做工和圆润光滑的造型，最受百姓喜爱。那时，几乎家家户户能找到南黄淘箩和饭篮的踪迹，甚至形容一个人的屁股很大，也常常开玩笑说像“南黄淘箩”，足见“南黄淘箩”的知名度之高。

老人对我说，现在年轻人大多跑到城里赚钱去了，村里只留下一些老人。当然，老人们也不会闲着，一有空就会编食罩、扎扫帚去换钱用。说着，他带我走进了一个正在编竹席的山民家。一番寒暄之后，我问及生意怎样。山民感叹说，不能同过去相比了，自从有了塑料和合金制品之后，传统的竹编淘箩、饭篮基本没市场了，现在只是偶尔编一些竹席、竹匾和做摆设用的竹工艺品。说着，他拿出了许多迷你淘箩、饭篮和其他小玩意儿给我看。

21世纪以来，茭湖山实行“梯度移民”，大批山民迁居平原后，山上只留下少数老人休养生息。茭湖山优美的环境、清新的空气、淳朴的民风、原汁原味的山寨民宅，不时吸引着城里人登茭湖山度假休闲。我不知道，在讲究绿色低碳的今天，南黄淘箩能否重返江湖？

甬城绘



启文桥

启文桥位于宁波海曙区甬水桥南，横跨于南塘河上，始建于宋，现桥系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重修，为单拱石桥。拱圈系镶边纵联砌置，桥面望柱头为狮、象等，桥身两侧有镇水兽。启文桥对研究宁波桥梁建筑史具有一定的价值，1992年9月，被公布为宁波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（丁安 绘）